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十九回 五彩落水全生定 媚姐思兒得受病

詩曰： 五彩呈祥產不凡，妒生尤物起波瀾。

金蓮謾促心何毒，玉柱端跌體不傷。

寄食遠鄉情曲盡，痛鐘心腹命先亡。

任君用盡機關巧，豈解乘除有上蒼。

話說張氏正在媚姐房中調藥，偶被丈夫衝破，那一腔煩惱填塞肺腑，閉目靜睡，溫習那相罵簿兒。候至更深，瞿穀入房安宿，張氏發狠道：「你也來睡了，何不與媚姐同榻，回來倒濫怎的？」瞿穀道：「好不賢達婦人，信口地放出烏屁！」張氏道：「好端端地人在那裡服藥，驀地裡闖將來失張失志，嚼了半日鬼話，你見兀誰下甚毒藥，害你心上人？」瞿穀道：「蠢婦人講的一片野話，明明的滿地藥片都是那破血墮胎之物，其中情弊顯然，何須強辯飾非，自文其過！」張氏道：「縱是我，你便怎麼？」瞿穀笑道：「夫妻情分，便怎麼你呢？只是舉著眼便見青天，我做丈夫的行事不差。」張氏捶胸道：「好一位菽麥不分的丈夫！我做妻室的，假使幹些暗裡模糊之事，只因為著家計，日後終身受用，終不成謀的下來，拿去與爹親娘眷用了。我為你省吃儉用，帶著三災四病料理事務，實指望勝於他人，爭一口氣哩。誰想你不知好歹的蠢貨？空教我用一片心機，恨死人也！」瞿穀意欲爭競，想起日前懸樑自縊之說，不敢多言，捺著氣假做睡著，任憑渾家唧唧噥噥絮聒了一夜。

瞿穀巴不得天曉，跳起身且出外廂去了。少頃，瞿璿出來，弟兄相見，問及兄嫂夜間相爭何事，瞿穀道：「我與你已逾自立之年，俱未有子，天幸媚姐得了身孕，僥倖產一孩童，乃莫大之喜。彼既有恙，賢弟何不請明醫療治？用那墮胎暗損之劑，若非我回來撞破，幾乎弄出險來。」瞿璿道：「那日三個醫人用藥，一色兩劑，是弟親目睹的，怎有墮孕的話？這事實為變異。」瞿穀道：「箇中情弊，為兄的難以明言，弟但意會便了。我即往外鄉取帳，家中事務，你可用心檢點，莫被外人談笑。」

瞿璿唯唯領命，瞿穀辭別兄弟，依然出門去了。這張氏被丈夫識破了機括，恐慮員外知道，向後也不敢輕易舉事。過了月餘，瞿天民父子二人都已回家，並無話說。

不覺媚姐十月滿足，於永徽六年八月初三日寅時產下一男，生得方口大耳，細眼長眉。此時天氣晴朗，車蓋大一片五彩彩雲覆於瞿家屋頂，經三晝夜方散，遠近見之，咸以為異。

瞿天民因彩雲之兆，小名取為五彩，官名瞿琰。數日前，偶然庭前柏樹開花，又名廷柏。這孩子原是有來歷的人，從離母腹已及四載，並不見有些災厄，舉家惜如珍寶。只有張氏心懷不平，奈何無隙可乘，因循捱過數載。忽一日，正值六月炎天，側廳池內荷花盛開，使女小金領了廷柏，往池邊看荷花閒耍。

張氏見了，也趕到池邊來，立了半晌，忽見一隻白犬從西首搖頭掉尾而來，此際陡生毒計，喚小金道：「池西岸有犬來，好看著小叔。」小金急抬頭看犬，張氏舉右足，將廷柏肩膊上。用力踢去，只聽得撲通一聲響，那小孩子已滾下池裡去了。小金猛聽得水響，急回頭看覷，只見小主已滾下水裡，欲救不能，大聲喊叫。張氏一面走著，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小淫婦，怎的不小心，把小叔撇在池裡？」佯佯的也鵝聲鴨氣的叫人撈救。瞿天民正坐在亭上乘涼，忽聽見有人喊叫，急奔出看時，只見廷柏水淋漓地坐在池子中心掛魚網的木樁上要笑。此時舉家男女都各驚駭來瞧。瞿天民急喚識水家僮浮水抱上岸來，合家歡喜無限。喝小金跪於亭中，瞿天民舉杖要打。小金哭道：「我領小叔在池子邊看荷花，大娘子也隨將來，驀地裡喚我看犬，未及抬頭，猛聽得淅刺地一聲響，卻是有人推下水去的一般。這不干我事，求員外饒耍！」瞿天民不做聲，只將小金打了幾下，眾人解勸，隨機住手。其間也有人省得是張氏毒計，但不敢聲揚耳。

當夜，媚姐把從前聶氏報知的言語並張氏請全伯通用藥之事，細細對瞿天民說了。瞿天民也不回言，只吩咐用心看這小孩子，不必多講。這時候心下也明知是張氏不賢，奈是兒女情分，怎好說破？暗中思忖調停之計，一連數夜不得安寢。

當日坐於書房中納悶，蒼頭報說舒州劉小官人差人齎書禮問安。瞿天民接了，拆書看時，書云：

辱姪劉仁軌頓首百拜，致書於伯父大人。前不肖自別台顏，路遇爹爹，言洛州帥府建功，轉升宋州別駕。因解糧赴京，率不肖同往。爹爹交糧後，即復原任。倉猝間不及奉書，母親身亦康劍不肖為醫長樂公主痼疾，暫留長安月餘，其恙全愈。蒙聖恩除授宛州功曹，復擢舒州倉判。久思伯父訓育之恩，未展銜結，專人齎札奉聞。謹具土綢四端、白金五十兩、細茶八瓶、草褐二匹，聊伸孝敬。外奉白金二十兩，為伯母茶果之費。淡金二兩、土絹二端，乞二位哥哥笑納。寸楮不端，丙鑿是禱。

瞿天民看罷，悲喜交集，將一概禮物收了，整飯款待差局。

又和媚姐商議道：「我老景不幸，生此冤孽，每慮有人妒害，未免懸腸掛膽。日前池中之險已見大概，今幸劉家姪兒做了楚州府倉判，差人齎書問候，我意將彩兒令人送去撫育成成人，庶免兒輩們嗟怨，不知你心下何如？」媚姐道：「員外張主不差，但孩兒甫及四歲，遠寄他人，妾身怎生割捨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我年逾古稀，風中燭燄，倘有不測，你婦人家怎防備的許多？不如寄養劉姪之處，我也死得瞑目。」媚姐道：「員外收我進房，懷孕已來，人皆欣喜。兩位郎君平素純厚，更不必說得。只有大娘子，屢屢生心戕害，難逃員外洞察，天幸不墮羅網，致有今日。寄養劉官人處，諒無妨害，但托付老成的當人送去方好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汝言正合我意。」當下留下差局住了數日，一切書禮盤費打點停當，選定出行吉日，著老蒼頭瞿朝夫妻二人，和劉家人役同護送廷柏起程。瞿穀、瞿璿見了，驚惶諫阻。瞿天民道：「汝弟兄之心，我豈不知？但柏兒眉連眼豁，不利於骨肉，我這一點念頭，只為彼此有益也。」兄弟二人暗會父親主意，不敢多言，暗暗垂淚而已。一家大小直送出溪口下船，方才回家。這媚姐淒涼悲切，寢食皆廢。瞿天民再三寬慰，漸漸平復，不題。

再說瞿朝夫妻兩個領著小主，一路用心調護，不一日已到舒州界口，差局人役先自入城報知去了。少頃，只見數名人夫推著一輛小車兒，牽了一匹驢子，到河口來攙扶一行人上岸。

瞿朝騎了驢子，令妻子抱著瞿琰，坐於車上。眾夫役挑了行李，一齊奔入城來，逕進私衙。劉仁軌見了，即將瞿琰抱於懷內，這瞿琰說笑宛如在家的一般，合衙盡皆歡喜。過了數日，劉仁軌取錢僱了一個養娘伏侍，然後發付瞿朝夫婦起程。自此後，兩下書信不絕。

正是光陰迅速，又早過了五個年頭。此時瞿琰年長九歲，隨著劉仁軌遷往萊州刺史衙裡，請一位師長教瞿琰肄業。此時是正月初旬立春前一日，年例迎春作慶。劉仁軌令幹辦抱著瞿琰在衙前看春，忽見一老僧，長眉大臉，胸前掛一化緣簿子，手持竹杖，緩步走至衙門首，見了瞿琰，忽失聲道：「汝原來卻在這裡！」瞿琰見了，也不覺踴躍歡笑。那老僧一逕逕入府廳上來，門上人役喧嚷攔阻。劉仁軌坐在堂上，遠遠見這僧人生得古怪，喝眾人毋得阻當，令這僧人進來。老僧直入廳堂上，對劉仁軌深深打了一個問訊。劉仁軌還禮道：「你這僧家何寺掛錫，撞入公廳，有何話說？」和尚道：「老僧修梵於四川峨嵋山，近因尋禪訪道，雲遊天下。適偶行至貴治，見公子相貌，乃一大貴人，但氣色不祥，必遭大厄。山僧意欲暫領公子方外雲遊，消此宿孽，不過三兩月之間，即當奉璧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此子乃伯父之重托，寄居於此，焉可頃刻相離？這老僧不知進退，一出妄言，即當速退，稍若遲延，必受鞭撲矣！」和尚笑道：「山僧一團好意，何期台下反生嗔怒。無非是小孩子稚星未脫，該受箠認，係應無數，只索罷了。」說罷，大踏步逕出府門去了。劉仁軌心懷疑惑，吩咐衙中男女，不許領小官人擅出門外行走。

自此後，倏然又過了旬餘。忽一日午後，瞿琰正在書房中寫字，先生暫臥於榻，只見一白貓從窗外跳入來，銜了桌上碧玉鎮紙便走，此際並無一人在旁。瞿琰不捨，飛步來追，那貓逕往側廳外花園內去了。瞿琰健步趕來，一直追出花園門外。這衙里門子正

捧著茶到書房中來，不見了公子，失驚喝問，合衙慌張無措，一齊埋怨先生。那先生無言答對，呆瞪瞪的站在榻旁。劉仁軌令皂快、民壯、牢子分投四下尋索，直至天暮，並無蹤跡。劉仁軌心下明白，決是那和尚拐去了。細看那和尚雙眸炯炯、相貌不凡，必是有來歷的僧家，諒無妨害之理。但慮瞿家伯父知道，何以分解？

次早升廳，拘集合府積年能幹緝捕公人，四散遠近尋覓，五日一比，過限受責；尋得公子回衙者，賞銀五十兩。叮囑密密捱訪，不可大驚小怪。這些緝捕人員，共有五七十名，齎了鈞帖，四分五落的尋找，不拘遠近鄉村山僻、庵院寺廟、茶坊客寓，那一處不查遍？並不見一些影響。各各懷著鬼胎，捱限受責。劉仁軌初次嚴比，責罰了幾個，心下明識，這事來得蹊蹺，也不苦苦地害人，向後漸漸寬限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瞿穀渾家張氏因當年推叔子下池裡去時，心粗膽怯，氣呼呼地奔回去叫人，將及門旁，不覺失足跌了一下，被門檻擦傷了心胸，一時疼痛起來，又不敢聲喚，咬牙含忍，睡於牀上。暗地裡聽人言三語四的，指觸嗟怨，又見公公將瞿琰寄養於劉宅，心懷不平。那一日怨氣未泄，復想起日前聽肚仙打胎之說，反被全伯通作去若干銀兩，展轉懊恨，徹夜短歎長吁，終日昏昏尋睡，臥席半載，忽然長逝。有《妒婦歌》為證：

輕盈窈窕一嬌娃，鳳眼蛾眉貌若花。蛾勢鬼形心螫蠍，飴言蜜口毒含沙。委曲柔腸細如線，翻雲覆雨多更變。但圖阿堵入囊中，不顧世情與人面。暗行戕妒僭田園，豈解乘除出自然。機露財空徒結怨，抱慚飲恨入黃泉。

再說這媚姐從孩兒出門之後，晝夜思想，哽哽咽咽的過了日子，又不敢在員外跟前啼哭，拖延日久，染了怔忡之症。病發時，呼神見鬼，或啼或笑。瞿員外以失心風疾治之，服藥後吐出涎痰，隨即清爽，起居如舊。間半月一月，其症復發，以前藥療治即痊，不覺纏綿數載。當下正值五月初五端陽佳節，瞿穀弟兄備下牲禮，為祖母元氏祭奠忌辰，即整辦筵席，和嫡親幾口兒在側廳內慶賞。四面開了窗扇，對著荷池飲酒作樂。但見：

節屆端陽，時當仲夏。遍園內榴花噴火，滿林中竹葉攢青。家家角黍包金，戶戶菖蒲切玉。衫裁艾虎，佳人體態輕盈；釵裹朱符，玉女豐姿綽約。犀杯謾舉，爭看畫鼓競龍舟；象板停敲，為想《離騷》悲屈士。珠簾高卷，遠聞十里荷香；晚棹歸來，微露一鉤新月。只因佳節難逢，引入醉鄉深處。

眾人正酣飲歡笑之間，座中有一佳人忽生悲感。這就是媚姐。因見了軒前池子裡荷花正舒蕊頭欲放，觸景傷情，驀想起當年琰兒落水之險，因而悲感，不覺撲簌簌垂下淚來。瞿天民勸道：「端陽佳節，合家談笑飲酒，為何反生不樂？我省著你了，為因琰兒事發。婦人家好甚見淺，孩子又非是賣與人去，劉郎官居刺史，何等富貴，孩兒受用不淺，比在你我身旁更好十倍，何苦如是？可見你聰明中又欠些通變。」瞿穀弟兄和聶氏一齊舉杯勸酒，媚姐拭淚稱謝，勉強吃了數杯，漸覺四體疲倦，坐立不住，不待終席，先起身忙入臥房覓睡。

當夜舊病復發，胡言亂語了半夜，捱至五更，驀然跳起來，令丫鬟接員外進房，將手指著門外喊道：「吾兒來也，吾兒來也！」瞿天民笑道：「不要亂談，且去睡覺，少頃煎藥與你吃。」媚姐道：「非是胡講，吾兒果然來了。」瞿天民暗笑，任他叫喚，且自看人煎藥。媚姐舉藥，一吸而盡，忙忙地梳妝，開箱取一套新衣服穿了，候至黎明，笑嘻嘻擺出前廳客座上來，移一把交椅，居中坐了，口裡念誦道：「今日活佛降臨，許我孩兒相會，怎不焚香點燭迎候？」只將此數句言語說了又說。合家大小憂驚媚姐死期將到，青天白日鬼話胡纏，都勸員外占卜，或有甚鬼祟，及早禳送，救他性命。瞿天民道：「我觀此光景，必有異聞，非邪祟也。汝等不必張惶。」眾人正在喧疑不定之間，忽聽得剝啄之聲。不知叩門者卻是甚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